



图文并茂说皇会 盛景绝技惹人叹

《行会图》里的天津皇会奇观

文图/高惠军

新闻报道也好,诗词歌赋也罢,虽说能为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,但都远不如清代的《天津天后宫行会图》(作者佚名,后称《行会图》)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,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天津皇会热闹的场景。106道民间花会、数万字的题注,为我们了解清代中后期天津老城的历史风貌、乡间趣闻、民风民俗、市井百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


《天津天后宫行会图》描绘的《八仙庆寿》主题抬阁

豪华大气说抬阁

“抬阁”也被称作皇会的“身形”。如果不是前人的这些画作,谁又能凭空想象出它的壮阔与瑰丽。

在所有参加皇会的民间艺术团体中,八架大型抬阁的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,其装饰极尽奢华且精美绝伦。仅看这头一架《八仙庆寿》,三十二人抬着四周以吉祥花草纹饰的“小舞台”:舞台中央浪花翻涌,凸出一座玲珑仙石;右侧的浪花中李太白站在鲤鱼背上;左边浪花上浮着刘海脚踏金蟾;仙石上站定一人似是陈抟(tuán)老祖,肩扛树枝上挂满仙桃;和合二仙分两侧站在红色蝙蝠的一对翅膀尖上,仰视着骑跨鸾凤的王母娘娘……

您可能很难相信这“抬阁”中的造像是由真人——儿童们装扮而成的。抬阁上的人物和景物由特制的铁架做骨架结构;铁架上有铁腰襻(pàn)——固定在铁棒上的弧形扁铁,供演员倚靠,起到了安全保护作用;坐板、踏板焊接在铁架上,供小演员跨、坐、蹬、踏,以节省体力;襻带——将小演员捆绑固定在横纵铁管之上的宽布带,被赋予了逼真精巧的扎彩艺术造型,如“浪花”“仙桃树枝”“蝙蝠翅膀”“团寿字形”等。这是要经过一番极具智慧的艺术(技术)创新过程的,毫无疑问,这都是天津人艺术创造能力的具体体现。

《行会图》中五幅作品的造型分别来自戏曲“八仙庆寿”“钟馗嫁妹”

“平方腊”“火焰山”“梁灏救洞宾”,另外还有“傅罗卜救母”“龙凤呈祥”“十绝阵”三幅。

据《天津皇会考纪》载:当年的八架抬阁“兴办之始,费五千金”。每次出会,抬阁上的“小人儿们均系雇自贫家之儿童。每被雇一日,则可得津钱二千文(折白银二两),故贫人子争先应募。”八架抬阁上的小演员共计48人,每人每天二两白银,4天巡游算下来至少需要白银384两。清嘉庆年间,一个七品县令的月俸约在4两3钱左右,可见待遇不薄。

抬阁艺术在天津的消失带有悲剧色彩,据《天津皇会考纪》载:“光绪十年春,三月二十日,抬阁会行至西门内镇署前。第二抬阁,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打扮西王母……是年天气颇热……王儿初索水,无应者;继日病,无应者;卒至晕至死,亦无人理会也……王儿之母,诉诸有司,蒙判以津钱二百千(折合100两白银),作拭泪金,事始寝。旋经出示禁止。以后再出皇会,不复见抬阁矣。”

旱船与昆曲完美结合

如今流传下来的民间“旱船”艺术多是用蓝色布幔围成一个椭圆的船形,四根竹竿撑起一块黄布就算是船篷了。看看《行会图》中绘制的旱船,可谓造型别致、做工精巧,色彩华丽,堪称旱船造型中的精品——船棚阁前檐中央一朵祥云托着莲花台,莲台上端坐一尊观音像;阁顶上遍插圆形角质灯;棚阁飞檐上翘,绘花团锦

簇祥花瑞草;檐角垂下串串流苏;船体首尾上翘,通身黄色且绘有木条纹,既真实又显得富贵;船帮上绘有轮、螺、伞、盖;船底的小布帘绘蓝白色浪花……仅看这船的个头儿和装饰,就知道它的分量不小。两位演员靠着肩扛腰挎把船撑起,和着丝弦音律走出摇、晃、摆、转等划船动作,极尽天津人对艺术“细节”的重视和对“完美形式”的追求。

根据《行会图》中题注描述,这道花会不像今天的旱船表演,是秧歌会中的一部分走场子的功能,结合了戏曲与旱船秧歌的表演形式。表演的故事叫《洛阳桥》。

这道旱船花会,由八名儿童手持云牌环绕在旱船周围,船后跟着一架“重阁”——一头怪兽头顶的黑色浪花上站着身穿黄色道袍的吕洞宾。唱的是典雅轻柔的“滩黄调”(源于江浙一带的戏曲,清乾隆年间曾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),这也证明了当时昆曲在天津广泛流传的状况。

令人称奇的是这道小会,有两拨锣鼓伴奏队伍,一拨被称作“北吵子”,他们的配置是大鼓一面、海笛两竿、手锣一面、小钹子一面;另一拨称作“南吵子”,配有南鼓、大锣、大钹、手锣各一面,海笛一对,并有四把丝弦乐器,显然是为演员伴唱的。这样的乐队编制在今天是很少见的。

巧夺天工话灯亭

说起灯亭,最近几年火热的津南葛沽镇的宝辇会中就有两架“灯亭”,分别叫“海亭”和“表亭”。

老天津卫最有名的灯亭是东门外南功店(又称里院)的“海屋添筹灯亭”。这架灯亭不仅做工精细,还在于其寓意“添寿”。于豹文的《天后会四十韵》诗句:“云梯月殿空蒙合,鬼斧神工指顾成。岂是楼台重晚照,但凭般翟进心精。”似在赞誉娘娘会中灯亭的瑰丽与奇特,说它就像是木匠祖师鲁班亲临精心打造的一样。海屋添筹灯亭的造型,底座布帷上绘的是“五福捧寿”——五只红色蝙蝠围着桃枝上的两大一小三枚仙桃上下

飞舞;弓腿底座上部小围栏,是白绿相间的浪花翻卷图样,以衬托布满灯饰的双层六角亭阁;亭子顶端一只白色仙鹤展翅下扑,仙鹤长喙与一个“巾”字形的木质构件相连;六十盏角质灯布满灯亭上下;亭子六角悬挂流苏掩映的球灯摇摆……

在《行会图》中这样的灯亭一共有四架,分别是“德照灯亭圣会”“城西小伙巷同照灯亭圣会”“西头双忠庙后花神庙鲜花场鲜花灯亭圣会”和这架“东门外南功店海屋添筹灯亭行启圣会”。

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此选择这道会来加以介绍呢?因为这道会的题注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:当海以内,有一蛤喇大帅,得道修炼,能转人形。此师炼就先天之气,常在当海水中玩耍,喷出气来,布在空中,气雾化显成楼台殿阁、房舍。过海的群鸟飞乏,看见海里有楼台殿阁,全都落下,蛤喇大帅一时错处,将他的先天之气往下慢慢吸,就将那群鸟全吃了。蛤喇常常吃鸟,吃惯了,这一天,仙鹤过海,知道蛤喇要诬它性命,就咬下一棵干柴棒落在雾里,合上鹤眼。蛤喇要吃仙鹤,仙鹤则将干柴棒支在蛤喇壳上,反将蛤喇肉全都吃净了。

实话实说,这则故事讲得还是蛮精彩的,说的是“海屋添筹”的出处,又说是《山海经》上的典故,就有些不着边际了,应出自宋苏轼《东坡志林·三老语》。若论东门外南功店家的孩子,因为出天花,家人在娘娘殿前许愿,“花好,出灯亭行启陈设会”以示报恩,于是想到“海屋添筹”的典故,制成灯亭,既有庆祝老娘娘诞辰,为娘娘添寿之心,又有“为全家人增福添寿”之意,应是很完美的。只是这番美意和诉求无论如何也与这充满杀机的“海妖蛤喇吞海鸟”“仙鹤义灭蛤喇妖”贴不上边。不知当年灯亭会的主家,听闻聘请的“代言人”,所作这番解读该作何感想?

话说天津皇会



河上盐坨三道井沟意善洛阳桥圣会